

萨特文集

II

苍蝇

秦天 玲子 编

THE COLLECTED WORKS
OF JEAN-PAUL SARTRE

II

Les Mouches

*Le Néant is important to EXISTENT-
IALISM. Sartre's particular interest*



*is in what he sees as the paradoxical
relations between one human existence
and another...*

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萨特文集

II

苍蝇

秦天 玲子 编

目 录

苍蝇	1
间隔	87
死无葬身之地	135
恭顺的妓女	203
魔鬼与上帝	239

三 幕 剧

苍 蝇

(一九四三年)

袁树仁译

人 物

朱庇特

俄瑞斯忒斯

埃癸斯托斯

保傅

卫士甲、乙

大祭司

厄勒克特拉

克吕泰涅斯特拉

复仇女神甲

一 年轻妇女

一 老年妇女

男女群众若干

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

众仆人

宫廷侍卫

第一幕

〔阿耳戈斯的一个广场。苍蝇及死亡之神朱庇特的雕像一尊：白着两眼，面带血污。〕

第一场

〔一群身着黑色丧服的老年妇女，按宗教仪式列队入场，在神像前奠酒。一个白痴在舞台深处席地而坐。俄羅斯忒斯和保傅出场，朱庇特尾随而上。〕

俄羅斯忒斯：喂，妇女们！

〔老年妇女都转过身来，齐声惊叫。〕

保傅：请问……

〔老年妇女都后退一步，并往地上啐一口唾沫。〕

保傅：请听我说，我们是路过这里，迷了路。我只向你们打听一件事。

〔老年妇女纷纷逃散，捧着的骨灰罐失手落地。〕

保傅：这些老东西！还以为我对她们有点意思怎么着？啊！老爷，多么令人愉快的旅行啊！不论是希腊，还是意大利，都有五百座以上的都城。那里有香醇的美酒，服务周到的旅馆，熙熙攘攘的街道。可你倒好，灵机一动，偏要到这里来！这些山里人

似乎从来没见过游客。这该死的小镇，烈日当头，我问路已经问了不下一百遍。人人都是这样：一见了你，就惊慌得大喊大叫，四散而逃。街上阳光耀眼，令人头晕目眩。黑压压的一片，人们步履沉重，狂奔快跑。呸！这空荡荡的街道，颤抖的空气，还有这太阳……难道有比这太阳更晦气的么？

俄羅斯忒斯：我是在这里出生的……

保傅：据说是。可是我要是你，我才不拿这个炫耀呢。

俄羅斯忒斯：我出生在这里，可是我必须象过往行人那样问路。去敲敲这家的门！

保傅：你还指望什么？指望有人回答你么？你仔细瞧瞧这些房子，你说，都是什么模样！窗户在哪里？我估计，窗户都朝着与外界隔绝的、阴暗的内院开着，倒让屋子背面朝街……（俄羅斯忒斯作手势）好，好，我去敲。不过，肯定没有希望。

〔保傅敲门。无声。再敲。门微启。露出一道狭缝。〕

语声：干什么呀？

保傅：打听一件事。您知道……

〔房门骤然关上。〕

保傅：他妈的，你们全去找死吧！俄羅斯忒斯老爷，你该满意了吧，滋味尝够了吗？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挨家挨户去敲。

俄羅斯忒斯：不用，算了。

保傅：瞧！这儿倒有个人。（走近白痴）大人！

白痴：哦！

保傅：（再次行礼）大人！

白痴：哦！

保傅：您能不能给我们指一指埃癸斯托斯的家？

白痴：哦！

保傅：阿耳戈斯的王，埃癸斯托斯。

白痴：哦！哦！

〔朱庇特从舞台深处走过。〕

保傅：真倒霉！好容易碰上一个不逃走的，却是个白痴。（朱庇特再次走过）啊？！这家伙一直跟随我们到了这儿！

俄瑞斯忒斯：谁？

保傅：那个长胡子的人。

俄瑞斯忒斯：你在作梦吧！

保傅：我刚刚看见他走过去。

俄瑞斯忒斯：你大概认错人了吧！

保傅：绝不会。除了巴勒莫的朱庇特铜像面部的铜胡子外，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胡子哩。你看，他又从这儿过去了。他到底打我们什么主意？

俄瑞斯忒斯：他也在旅行，和我们一样。

保傅：嘿！去得尔福的路上，我们遇到过他。我们在伊特亚上船的时候，他那把大胡子早摊在船上了。到了瑙普利亚，我们处处都碰上他。现在，他又在这里。在你看来，这无疑是偶然的巧合了？（用手驱赶苍蝇）噯！我看这阿耳戈斯的苍蝇倒好象比这儿的人热情好客得多。你看看这些苍蝇，快看哪！（指着白痴的眼睛）他一只眼睛上叮着十二只苍蝇，就象叮在涂了果酱的面包片上一样。可是他，他还傻乎乎地笑呐，好象很乐意苍蝇吸他的眼睛。是啊，你瞧他眼睛里渗出的白水如同酸奶一般。（驱赶苍蝇）好啦，快滚开！好啦好啦！噢！这些苍蝇又落到你身上去了！（驱赶苍蝇）你看，这可使你感到宾至如归了：你总是抱怨到了你的故国仍是外邦人，你看这些小动物不是热烈地欢迎你吗！它们好象认出你来了。（驱赶苍蝇）去，去，去，安静！安静点吧！不要跟我这么亲热！这苍蝇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比红隼鸟声音还响，比蜻蜓个头还大！

朱庇特：（已走到他们跟前）这无非是吃得比较肥的绿头苍蝇罢了。十五年前，死尸腐烂的那股恶心味，把这些苍蝇吸引到这

个城市来。自那以后，它们就一天比一天肥起来。再过十五年，个头怕要抵得上小青蛙呢！

〔静场。〕

保傅：请问，您是哪一位？

朱庇特：我叫得墨特里奥斯，从雅典来。

俄瑞斯忒斯：半个月以前，我好象在船上见过您。

朱庇特：我也见过你们。

〔从王宫中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号。〕

保傅：噫呀，这可不是吉兆。老爷，依我看，咱们最好还是走吧！

俄瑞斯忒斯：住嘴！

朱庇特：你们完全不必害怕。今天是亡人节。这呼号的声音标志着祭祀的开始。

俄瑞斯忒斯：看来您对阿耳戈斯的事情了如指掌。

朱庇特：我经常到此地来。你们知道吗，希腊人凯旋而归的船队在瑙普利亚海湾停泊，阿伽门农王归来的时候，我正在这里。站在城墙高处，可以远远看见雪白的船帆。（驱赶苍蝇）那时还没有苍蝇。那时的阿耳戈斯还只是一座外省小城，在阳光照耀下显出无精打采、寂寞烦闷的模样。此后数日，我和别人一起登上城墙上的巡查道，久久地凝视着在平原上行进的国王的行列。第二天傍晚时分，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，由现国王埃癸斯托斯陪同，出现在城堡围墙上。阿耳戈斯人看见，落日映红了他们的面孔，看见他们俯身雉堞，向海上久久凝望。大家心想：“要有好看戏啦！”然而他们一言不发。这个埃癸斯托斯，你们大概知道，他是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的情夫。这个淫棍，那时就有了忧郁症。怎么，您好象累了？

俄瑞斯忒斯：这是因为长途跋涉和天气酷热的缘故。不过您的话使我很感兴趣。

朱庇特：阿伽门农是个好人。可是，你们看，他也犯了一个大错误，

他以前不准在大庭广众之下处人极刑。很可惜。其实，在外省，来个绞刑，会给人增加几分乐趣，也会使人对死感到无所谓。这里的居民一言不发，因为他们生活烦闷，盼望看看暴死的惨状。他们看到国王出现在城门口的时候，一言不发。他们看到克吕泰涅斯特拉向国王伸出美丽而香喷喷的双臂，还是一言不发。那时，只要说一个字就足够了，但是他们缄默无语。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浮现出一个形象，一具死尸，身材高大，满脸开花。

俄羅斯忒斯：那您呢，您也一言未发么？

朱庇特：这使您很恼火么，年轻人？我对此倒很坦然。这证明您有高尚的感情。对啦，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不是本地人，而且这事与我无关。那些阿耳戈斯人，第二天当他们听到他们的国王在王宫里痛得惨叫时，他们还是一言不发。他们眼睑低垂，遮住他们那双被欲火烧得骨碌碌直转的眼珠，整座城市犹如一个发情的女人。

俄羅斯忒斯：于是杀人凶手称王，享受了十五年的幸福。我算相信众神主持正义了！

朱庇特：喂！不要这么快就指责众神嘛！难道非得惩罚不可么？将这场喧嚣混乱转化为有益于推行道德的局面，岂不更好？

俄羅斯忒斯：众神这样做了么？

朱庇特：他们派来了苍蝇。

保傅：苍蝇在这里面起什么作用呢？

朱庇特：噢！这是一个象征。众神做的事，你们可以从这件事上判断一二：你们瞧那边的那个老木虱子，贴着墙壁，用那黑色的小爪子，轻快地爬着。它就是这种丛生于缝隙之中的黑色而扁平的小生物的美妙标本。我扑向小虫，把它逮住，拿来给你们看看。（朱庇特向老妇人猛扑过去，将她带到台前）这是我逮住的鱼。瞧，她那惊恐不安的神情！呸！你眨巴眼，可是你

们这群人对于太阳这把白热化的利刃已经习惯了，你们看这鱼儿在钓竿头上还跳来跳去。喂，老太婆，告诉我：你一定死了好几十个儿子了吧，不然怎么从头到脚都着黑呢？好，快说！说了，我说不定会放了你。你为谁服丧啊？

老妇人：这是阿耳戈斯人穿的衣服。

朱庇特：阿耳戈斯人穿的衣服？噢，我懂了。你是为你们的国王，被人谋杀的国王服丧。

老妇人：不要说了！看在上帝面上，住嘴吧！

朱庇特：象你这个岁数，想必听到了那天整整一上午在城中街道回荡的震天动地的呼号声。那你干什么了？

老妇人：我丈夫下地去了，我能做什么呢？我把门闩上了。

朱庇特：对啦，你将窗子半开，好听得真切一些。你屏住呼吸躲在窗帘后面向外窥视，脊梁沟里有什么东西奇异地发痒。

老妇人：不要说了！

朱庇特：肯定你那天晚上大享床第之乐。过节嘛，嗯？

老妇人：噢，老爷，那是……一个可怕的节日。

朱庇特：一个血红的节日，一个你们无法忘却的节日。

老妇人：老爷！您是一位亡人么？

朱庇特：亡人？去，去，这个疯女人！我是谁，你不要管。最好管好你自己，设法以忏悔得到上苍的饶恕吧！

老妇人：唉！忏悔，老爷，您要是知道我是怎样忏悔的就好了。我的女儿也忏悔，我的女婿每年献祭一头母牛。就连我快七岁的小外孙，我们一直用悔悟的精神抚养教育他；这孩子乖极了，满头金发，原罪的思想已经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。

朱庇特：好，你这个老下流胚，滚开吧！设法在悔悟中死去，唯有如此，你的灵魂方能得救。（老妇逃走）二位大人，要么是我大错特错，要么这就是牢固地建筑在恐怖之上的旧式的真心的虔诚。

俄瑞斯忒斯：您是什么人？

朱庇特：谁把我放在心上？我们刚才谈到众神。那么，应该让埃癸斯托斯挨五雷轰顶才对？

俄瑞斯忒斯：当然应该……唉！我也不知道什么应该，什么不应该。关我什么事！我不是此地人。埃癸斯托斯悔悟了么？

朱庇特：埃癸斯托斯？他若是悔悟了，那我倒要十分奇怪。不过，这没关系。整个城市替他悔悟。悔悟，这是可以称出分量的。（王宫中传来的号叫声，令人毛骨悚然）你们听！为了使他们永远不忘记国王临终的呼号，挑选了一个嗓门特别大的放牛的，每逢忌辰，让他在王宫大厅中这样喊叫。（俄瑞斯忒斯作一手势，表示厌恶）唔！这是小事一桩。等会儿把死人放出来的时候，不知你们会说什么呢！十五年以前，就是今天，阿伽门农被谋杀了。啊！从那以后，轻浮的阿耳戈斯百姓变化多大啊！现在这里的百姓与我的心贴得多么近！

俄瑞斯忒斯：和你的心？

朱庇特：算了，算了，年轻人。我这是自言自语。我本应该说：与众神的心贴得多么近。

俄瑞斯忒斯：真的吗？血迹斑斑的墙壁，数百万的苍蝇，屠宰场的腥味，鼠妇般的酷热，空荡荡的街道，一尊神像满面血污，活象个被谋杀的人；一些被吓得魂不附体的可怜虫，躲在家里捶胸顿足，——还有这呼号的声音，令人无法忍受的叫喊；讨朱庇特欢心的，难道正是这些么？

朱庇特：啊！不要对众神妄加评断吧，年轻人，他们也有难言的苦衷呢！

〔静场。〕

俄瑞斯忒斯：我记得，阿伽门农有一个女儿，是吧？一个叫厄勒克特拉的女儿？

朱庇特：对，她在这儿。就住在埃癸斯托斯的王宫里。——那就是

王宫。

俄瑞斯忒斯：啊？！那就是埃癸斯托斯的宫殿？——那厄勒克特拉对这一切怎么看呢？

朱庇特：唉！她还是个孩子。阿伽门农还有一个儿子，叫什么俄瑞斯忒斯。人们说他死了。

俄瑞斯忒斯：死了！是呀……

保傅：对，对，老爷，您清清楚楚地知道，他是死了。瑙普利亚人对我们讲过，阿伽门农死后不久，埃癸斯托斯下令将俄瑞斯忒斯也杀害了。

朱庇特：有人认为他还活着。据说，去杀他的人动了恻隐之心，没杀他，把他扔在森林里了。他可能被雅典富有的自由民收容养大。对我来说，我倒希望他已经死了。

俄瑞斯忒斯：请问，那是为什么？

朱庇特：您设想一下，如果有一天，他出现在这座城市的城门口……

俄瑞斯忒斯：那又怎么样？

朱庇特：唉！对了，那时倘若我遇到他，我就要对他说……我就要对他这么说：“年轻人……”我叫他“年轻人”，因为如果他活着，差不多是您这个年纪。对了，大人，请问尊姓大名？

俄瑞斯忒斯：我叫菲勒勃，科任托斯人。我周游四方，增长见识，带着一个家奴，他从前是我的保傅。

朱庇特：太好了。我就要对他说：“年轻人，走开吧！你到这里来寻求什么？你想行使你的权利么？嗨！我看你精力充沛，身体健壮，到一支善战的军队里，可以当一员猛将。比起统治一座半死不活的城市，一座象一具腐尸一样招满苍蝇的城市来，你更可以大有作为。这里的人触犯神灵犯了大罪，不过现在走上了赎罪的道路。随他们去吧，年轻人，随他们去吧，不要去干扰他们摆脱苦海，踮起脚尖轻轻地走开吧！你不可能分担

他们的悔悟，因为他们的罪过里，没有你的份。而且你那对他们说来很不得体的清白无邪，会象一条鸿沟一般将你与他们分隔开来。倘若你多少有些爱他们之心，你就走开吧！走开吧，否则你很快会失去民心；只要你在路上拦住他们，使他们的注意力从悔恨上移开，哪怕只是一瞬间，他们的全部过失就要永远凝固在身，有如油脂遇冷凝固一样。他们感到内疚，他们心怀恐惧——而内疚和恐惧，对众神的鼻孔来说是挺好闻的。是的，这些可怜的灵魂，众神很喜欢。你想夺走神祇对他们的宠爱么？那你又能给他们什么来代替呢？是饱食终日，是外省忧郁的宁静和厌倦，啊，幸福之中司空见惯的厌倦么？一路顺风，年轻人，祝你一路顺风。一座城邦的秩序和人们心灵的平静是不稳定的；如果你触动了它，你就会引起大灾大难。（凝视着俄瑞斯忒斯）一场可怕的灾难就会降临到你的头上。”

俄瑞斯忒斯：真的吗？您要说的就是这些么？好，那么，如果我是这位年轻人，我就要回答您……（二人对视，各不相让。保傅咳嗽）噢！我不知道会回答您什么。也许您言之有理。再说，反正这与我毫不相干。

朱庇特：那太好了。但愿俄瑞斯忒斯也这样通情达理。走吧，祝您平安无事。我也该办我自己的事去了。

俄瑞斯忒斯：祝您平安无事。

朱庇特：对了，我忘了告诉您：如果这苍蝇惹您讨厌，有个办法可以摆脱。您看这一群苍蝇，在您周围嗡嗡叫。我一挥腕，一抬胳膊，嘴里念道：“阿布拉克萨斯，加拉，加拉，啐，啐。”现在您再瞧，苍蝇立刻掉下来，象青虫一样在地上爬。

俄瑞斯忒斯：感谢朱庇特！

朱庇特：这没什么。一点处世小技嘛！我会对苍蝇施展魔力。再见！我会和您再见的。（下）

第二场

〔俄羅斯忒斯，保傅。〕

保傅：你要当心！这个人知道你是谁。

俄羅斯忒斯：他是人吗？

保傅：嗟呀！我的老爷，你真叫我伤心！我给你上的那些课，我以前教过你的微笑的怀疑主义，你都学到哪儿去了？“他是人吗？”当然罗！只能是人，这已经够受的了。这个大胡子是个人，是埃癸斯托斯的密探。

俄羅斯忒斯：算了吧！你那套哲学可把我害苦了！

保傅：害了你？！难道使人能够独立思考是有害的么？啊，你变得太厉害了！从前我能看到你心里去……你跟我说说，你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？你想在这儿干什么？

俄羅斯忒斯：我跟你说过我来这儿是要干什么事吗？算了吧！少废话。（走近王宫）这是我的宫殿。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里。就在这里，一个淫妇和她的主子，把我的父亲谋害了。我也出生在这里。埃癸斯托斯的大兵们将我带走的时候，我还不到三岁。我们肯定是从这扇门走出来的。一个大兵将我抱在怀里，我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一定在哭……啊！一点都记不起来了。现在我看见一座寂静无声的大建筑，好一番外省的庄严气派，显得盛气凌人。我是第一次看见它。

保傅：一切都回忆不起来了！忘恩负义的老爷，我可是花了十年心血让你记住这一切的啊！那我们到各处的旅行呢？那我们游览过的各地城市呢？那我专门为你一人开设的考古课呢？也都回忆不起来了么？不久以前，你的脑海里还装满许许多多

的宫殿、庙宇和寺院。你可以象地理学家泡萨尼阿斯一样，写一本希腊指南的呀！

俄羅斯忒斯：宫殿！对，对！宫殿，石柱，雕像！我头脑中有这么多石头，可是为什么我没有比以前更重些呢？还有厄斐索斯神庙的三百八十七级石阶呢，你怎么没提到啊？我一级一级地爬上去，每一级我都记得。第十七级，我想，有破损。啊！一只狗，一只躺在炉灶旁取暖的老狗，主人走进来时它就微微抬起身，轻声哼叫着向主人致意，一条狗也比我的记性好：它能认出自己的主人，它的主人。可是什么是属于我的呢？

保傅：你把学问弄到哪里去了，先生？你的学问是属于你的。我怀着真挚的爱，精心为你选择你该学的东西，就好象要扎成一束鲜花一般，把我本人智慧的结晶和我的宝贵经验调配在一起。我不是自你幼年起，就让你阅读各种书籍，使你熟悉人类各种不同的思想见解，让你漫游上百个城邦，在每一个场合都向你反复指出人的风习是多么变化无常么！现在你已经长大成人，家财万贯，又仪表堂堂，深思熟虑有如一位长者，摆脱了各种奴役和信仰的羁绊，没有家庭，没有祖国，没有宗教，没有职业，可以自在地承担各种义务；同时你也懂得，绝不应该承受诺言的约束。总之，你是一个才智超群的人，甚至完全可以在一座著名的大学城里讲授哲学或建筑学。就这样，你还怨天尤人！

俄羅斯忒斯：不，我并不抱怨。我不能抱怨：你给了我自由。风儿从蛛网上吹落几根蛛丝，那几根蛛丝就在离地面十尺的地方飘荡着。我的自由就如同这几根蛛丝一样。我并不比一根蛛丝分量更重，我生活在空中，我知道这是一种幸运，我充分地珍惜这样的机会。（稍停）有的人生来就是承受某种约束的：他们无法选择，人们已将他们引向某一条道路。道路的尽头，一个行动在等待着他们，这就是他们的行动。他们向前走去，赤

裸的双脚沉重地踩在土地上，在碎石上擦破了皮肉。到什么地方去的欢乐，对你来说，显得庸俗不堪吧？还有别的人，沉默寡言的人，他们在心灵深处感觉到模糊不清的尘世形象的重压。因为在他们的孩提时代，五岁或七岁的时候，有一天……于是，他们的生活就变了。他们不是才智超群的人，这很好。我七岁的时候，就已经知道我是流亡他乡的人。各种气味，各种声响，雨点拍打屋顶的声音，光线的颤动，我任凭这一切洒满我的全身，落在我的周围。我知道那都是属于别人的，我永远也不会将这些变成我的往事。对于那些拥有房产、牲畜、奴仆和田地的人来说，往事是丰盛精美的食物。可是我……我是自由的，感谢上天。啊？我是多么自由！我的灵魂又是多么美妙的空虚！（走近王宫）本来我应该生活在这里的。你那些书，我也可以一本都不读，很可能我根本就目不识丁：王子识文断字，是很罕见的。然而，从这道大门，我本当已经出出进进一万次了。我小的时候，也许会拿这门扇玩耍，我会用力把身体顶在门扇上，门扇会吱嘎作响，却并不开启，我的手臂则会体会到它的阻力。大了以后，我会在夜间偷偷把门推开，走出去与姑娘们幽会。再以后，到我长大成人的那一天，奴隶们会将这道门大大敞开，我会骑着马跨出门去。我古老的木头大门啊，我闭着眼睛也能摸到你的钥匙孔。那里，下面，那块门槛上划破的痕迹，可能是我弄的。头一天我持长矛，不会用，划出来的。（变动一下位置）小多利安风格，对不对？你觉得那些金银镶嵌怎么样？我在多多涅看见过类似的镶嵌：多么精美的手艺！好，走吧，我要让你高兴：这不是我的宫殿，也不是我的大门。我们在这儿无事可做。

保傅： 噢，这才叫通情达理嘛！在这儿生活，你又能得到什么好处？你的灵魂，此时此刻，或许已被可耻的悔悟搞得惊恐万分了呢！